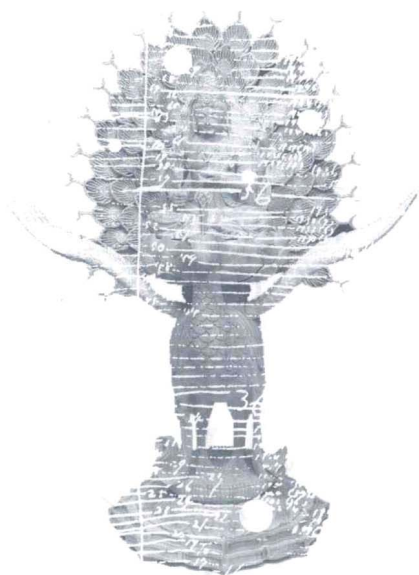


晓 寺

译者 || 竺家荣



MISHIMA YUKIO

三

夫

丰饶之海 第三部
晓寺

译者 || 竺家荣

MISHIMA YUKIO

三 岛 由 纪 夫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晓寺 / (日) 三岛由纪夫著; 竺家荣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327-5075-7

I. ①晓… II. ①三… ②竺…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75795号

AKATSUKI NO TERA by MISHIMA Yukio

Copyright © 1970 HIRAOKA Ichir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图字: 09-2008-490号

晓寺

[日] 三岛由纪夫 著

出版统筹 赵武平

晓の寺

竺家荣 译

责任编辑 刘 玮

装帧设计 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170,000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5075-7/I·2871

定价: 29.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6135113

MISHIMA YUKIO

三 島 由 紀 夫

作品系列

第一部

—

曼谷正值雨季，空气中总带着雨雾。尽管骄阳似火，却时有细雨霏霏。但远望天空，必可见一方青蓝，太阳虽不时被层云遮住，云层周边仍泄露出灿烂瑰丽。骤雨袭来之前，苍穹低垂，阴沉可怖，预示骤雨的墨黑乌云笼罩了绿色椰树点缀的低矮街巷。

要说曼谷其名，始于阿瑜陀耶王朝时代。当时，这里橄榄树繁茂，因而起名为曼（城）谷（橄榄），古名还称做“天使之都”。这都城海拔不到两米，交通运输全部依赖运河。所谓运河，不过是在修筑道路时，挖去了土方的凹处形成的河道。盖房子时，被挖去土方的地方就成了池塘。这些池塘与河道自然连通，便有了这条四通八达的运河。运河最终汇入万流之源湄南河，阳光映照下的河水呈茶褐色，就像当地居民的肤色。

城市中心随处可见带露台的欧式三层小楼。外国人聚居区多是两三层的砖瓦建筑。由于重新修路，这里最富特色的美景林荫树被砍伐了不少，柏油马路的部分路段已铺好。未遭厄运的合欢树，像一层厚厚的黑沙覆盖着街路，遮挡了炎炎烈日。被暑热烤蔫的小草，在夹杂着雷鸣的骤雨后，倏然恢复了生机，挺起了叶梢。

这里的繁荣景象使人联想起中国南方的某个城市。马路上敞着篷的双座三轮车往来如梭。偶尔看见来自斑卡披^①周边水田的农民，牵着背上落着乌鸦的水牛走过。得了麻风病的乞丐待在角落里，皮肤就像沾满了油黑的污点。男孩子们光着身子跑来跑去，女孩子股间裹着金属制的蛇腹图案的兜裆。早市上在叫卖稀有的水果和鲜花。华人街的金店门口，垂帘般悬挂着的纯金锁光灿灿的。

然而到了夜里，整个曼谷市就只剩下明月和星空。除了自己发电的旅店外，点染街头的只有那些拥有多功能变压器的有钱人家的光亮，犹如节日时的点点灯火。一般人家用的是油灯或蜡烛。沿岸那些低矮的住家，都是靠着佛龕前的一支蜡烛度过夜晚。从外面隐约可以看见竹席地铺上的佛像金箔的反光，以及佛像前供着的茶色粗大线香。对岸住家倒映在河面上的摇曳的蜡烛光，偶尔被摇橹过往的舟影遮盖。

去年，即昭和十五年^②，暹罗改国号为泰。

——曼谷被称为“东方威尼斯”，想必并非根据外观上的对比，二者无论在结构和规模上都不具有可比性，其依据之一，是两个城市都依靠着由纵横交错的运河构成的水上交通；其二，是都拥有众多的庙宇。曼谷的寺庙达七百座之多。

高耸于绿荫之上的皆是佛塔，它们最早迎来晨曦，最后送走夕照，沐浴在阳光下时，则是瞬息万变的绚丽色彩。

拉玛五世朱拉隆功大帝于十九世纪修建的大理石寺院，虽然是

① Bangkapi，泰国曼谷的一个区。

② 即公元1940年。

个小寺院，却是最新最华丽的寺院。

当今的拉玛八世阿南塔·玛希敦陛下^①，于昭和十年，十一岁时即位，即位后不久去瑞士的洛桑留学，如今已十七岁，仍在洛桑勤奋学习。在他留学期间，銮披汶总理^②独揽大权，摄政府只是形式上的存在。摄政有两位，第一摄政阿契特·阿帕殿下只是个摆设，第二摄政比里·帕依荣^③掌握着摄政府的实权。

闲暇且笃信佛教的阿契特·阿帕殿下时常去各处寺院参拜。一天黄昏，他传旨要去大理石寺院。

大理石寺院坐落在佛统路的小河畔，小河两岸种着合欢树。

由一对石马守卫的大理石寺院的寺门，有着古代高棉式样的白色火焰结晶般的冠饰，锈迹斑斑的门扉敞开着。从寺门一直通向正殿的石板路两旁，是一片闪耀着绿宝石色彩的草坪，草坪中央有一对古代爪哇式样的类似小亭子的小阁。修剪成圆形的灌木开着花，小阁的飞檐上雕刻着脚踏火焰的活灵活现的白狮子。

正殿前面的印度大理石的白色圆柱和护卫它的一对石狮子，欧式风格的低矮石栏杆以及同样是大理石的墙壁，都在夕阳的映照下熠熠生辉。它们不过是为了将许多金色与朱红色花纹衬托出来的一块纯白的画布。一个个尖尖的拱形窗户，露出内面的铁锈红，精致的金色火焰雕刻的窗框将窗户包裹了起来。殿前的白色圆柱顶端也盘踞着金色的圣蛇柱头，由上而下，通体缠绕着同样金灿灿的圣蛇

① Ananda Mahidol (1925—1946)，泰国曼谷王朝第八位国王。二十一岁时在王宫寝宫
中弹身亡，有传是被战时在泰国行动的日本情报军官刺杀。

② Luang Pibul Songgram (1897—1964)，泰国第三任总理，在二战中亲日。

③ Pridi Phanomyong (1900—1983)，泰国政治家，第八、九、十任泰国总理，在二战中亲英。

雕刻。层层叠叠的朱红色琉璃瓦飞檐上，环绕着翘首的金蛇镶边。重檐的各个尖端上，神经质的金蛇鸱尾，竞相朝着天空翘起，宛如踢向空中的女鞋尖后跟。这满眼的黄金色，被热带的阳光照耀得黯然失色，甚至还不如在山墙上嬉戏的白鸽显眼。

白鸽不知受到了什么惊吓，一齐朝着暗淡下来的天空飞去。被暮色熏黑了似的白鸽们，恰似寺院那些独具匠心的金色火焰中冒出的一缕黑烟。

庭院里的几株椰树，仿佛被这景象惊呆了。这“树喷泉”弯曲如弓，向着天空喷出碧绿的飞沫。

这些植物、动物、金属、石头和铁锈红颜料都在阳光下混合着、交融着、跳跃着。就连守护玄关的那对白石狮子的大理石鬃毛，也宛如一朵向日葵。葵花籽般的牙齿密密排列在张得大大的狮子嘴里，狮子脸犹如一朵正在怒放的白皙的向日葵。

阿契特·阿帕殿下乘坐劳斯莱斯轿车抵达了寺院。早已排列在草坪两边的小阁旁的、穿着红色制服的少年军乐队，鼓起褐色的脸颊，吹奏起了乐曲。擦得锃亮的圆号的喇叭口，缩映出了他们身上的红色制服。没有比这种乐器更适合在热带的阳光下演奏了。

白上衣、红腰带的随从，撑着草绿色的阳伞给殿下遮挡阳光。殿下身穿白色军服，佩戴着勋章，带着手捧布施的蓝腰带侍从，在十名卫兵的护卫下走进了寺院。

按照惯例，殿下大约要参拜二十分钟左右。在殿下参拜时，人们头顶烈日，在草坪上等候。不多时，殿内响起了中国胡琴的演奏声，并夹杂着钲鼓声。撑伞的侍从扛着顶端镶有精致的佛塔装饰的阳伞站在殿门口，头戴僧帽式样垂颈帽的四名卫兵排列在石阶上。

殿内光线昏暗，从阳光刺眼的户外，什么也看不清，只能看见里面烛火晃动，听见不断传出的诵经声。一阵节拍加快的伴奏声过后，随着一声响亮的钲鼓声，伴奏声骤然停止了。

侍从撑开草绿色的阳伞，毕恭毕敬地罩在走出大殿的殿下头上，卫兵们对殿下致以捧刀礼。殿下快步走出寺门，坐进了劳斯莱斯。

不久，目送殿下远去的群众散去了，军乐队也走了，寺院又逐渐沉入了傍晚的静谧。身披姜黄色袈裟、袒露褐色右肩的僧人们来到河畔，有的读书，有的交谈。暗红的落英、腐烂的水果漂浮的河面上，倒映出了对岸的合欢树和艳丽的晚霞。太阳西沉，隐没在了寺院后面，绿草也随之黯淡下来。片刻之后，寺院里便只剩下大理石的圆柱、狮子和墙壁在余辉下微微泛白。

还有卧佛寺^①。

十八世纪末，拉玛一世创建的这座寺院里，佛堂和宝塔林立，参拜的人们必须在其间绕来绕去地行进。

烈日当空，天色湛蓝。然而，正殿回廊的巨大白色圆柱，却脏得如同白象的四肢。

宝塔上镶嵌着细密的陶片，陶片的釉彩反射出柔和的日光。紫色高塔的层层塔身是由紫蓝色马赛克贴成的，上面镶嵌了无数的红、黄、白三色花瓣，宛如高高矗立的一卷陶瓷制成的波斯地毯。

在它的近旁还有一座绿色的宝塔。一只怀了孕的母狗，耷拉着满是黑斑的粉红色奶头，踩着像被阳光的铁锤击碎、磨损了似的石

^① Wat Pho，位于曼谷大皇宫东北角，是泰国最著名的佛寺。

板地，摇摇晃晃地走了过去。

涅槃佛殿里的巨大的金色卧佛，枕在镶满青、白、绿、黄各色图案的马赛克箱枕上，满头金色的螺发丛林般繁茂。伸长金色手臂支着头，伸到幽暗的佛堂另一端的金灿灿的脚后跟闪闪发亮。

卧佛的脚掌就是个精巧的螺钿工艺品。每一个划分出来的黑框里，都用彩虹色的璀璨珍珠镶嵌了牡丹、贝壳、佛具、岩石、沼泽地里长出来的莲花、舞女、怪鸟、狮子、白象、龙、马、仙鹤、孔雀、三帆船、虎、凤凰等图案，以传颂佛祖的事迹。

敞开的窗户明亮耀眼，像打磨得锃亮的黄铜板。菩提树下走过一群袒露着褐色右肩的僧侣，他们披着的黄色袈裟被映成了橘黄色。

佛堂外热浪逼人，仿佛空气本身也染上了热病。宝塔之间的浑浊的池水里，垂着无数绿油油的美洲红树气根。鸽子在池中岛的岩石上嬉戏，被涂成了蓝色的岩石上画着巨大的蝴蝶，岩石顶端有一座不吉利的黑色小塔。

再来看看以绿宝石主佛闻名遐迩的王城守护寺。

这是一座自一七八五年建造以来，从未遭受过毁坏的寺院。

大理石台阶两侧各有一座金塔，半女人半鸟的金色雕塑在雨中闪烁着光辉。朱红色的琉璃瓦和碧绿的边缘，被亮晶晶的雨丝衬托得格外艳丽。

玛哈曼达帕^①回廊的墙上画满了《罗摩衍那》^②史诗的壁画。

① Maha Mandapa，印度寺庙群中的露天大堂。

② 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正统的印度教徒认为《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都是不可侵犯的圣典，并把它们看做是解决宗教、哲学和道德等问题争论的指南。

在壁画中，到处跃动着风神的光彩照人的儿子——猴神哈努曼的身姿，就连有德行的罗摩都不能比及。有着茉莉花牙齿的黄金丽人悉塔，被凶恶的罗刹王掠走。身经百战的罗摩，圆睁着机智的双眼，与敌人奋战着。

壁画以中国南画^①的山水和早期威尼斯派的阴郁画作为背景，描绘了金碧辉煌的殿宇和猴神及妖怪的战斗。七彩霓虹色的神仙骑着凤凰，飞翔在黑暗的山水之上。金衣人用鞭子驯服了裹衣跪地的骏马。一条怪鱼突然从海里伸出头来，正要袭击桥上的军队。远景是一个幽蓝碧澄的湖泊，隐藏在森林草丛中的猴神拔出宝剑，准备伏击在浓密树阴下轻轻行走的金鞍白马。

“您知道曼谷的正式名称是什么吗？”

“不太清楚。”

“全称是：克隆古·泰莆·莆拉·玛哈那空·阿猛·拉塔那科斯·玛欣塔拉·希阿尤塔亚·玛富玛·波莆·诺帕拉·拉哈塔尼·莆里罗穆。”

“怎么讲呢？”

“简直没法翻译。就像这些寺院里的装饰似的，徒然的金碧辉煌，徒然的繁琐，只不过是为了装饰而装饰罢了。

“‘克隆古·泰莆’是‘首府’的意思，‘波莆·诺帕拉’是‘九色金刚石’，‘拉哈塔尼’是‘大都市’，‘莆里罗穆’是‘心地善良’的意思。其实就是挑选出许多华丽夸张的词语，把它们像穿项链般穿起

① 中国南宗画。中国山水画两大流派之一，自江户中期引入日本。

来而已。

“臣子对国王陛下回答‘是’的时候，要按照这个国家的繁琐礼仪说成‘莆拉莆特·卡·秋拉莆·莆罗穆坎·赛克拉欧·克拉摩穆’。

“这只能译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吧。”

——本多倚在藤椅里，带着一点好奇，漫不经心地听着菱川神侃。

五井物产委派了这么个无所不知，却又有些龌龊怪异的蹩脚艺术家充当本多的翻译兼向导。年已四十七岁的本多觉得，凡事听凭于人是自己对自己的礼让，尤其在这种炎热的国度。

本多是应五井物产之邀来到曼谷的。在日本谈妥的交易，并按照日本的法律签订了合同之后，在外国因索赔而引起争端时，即便在外国的法庭被提起诉讼，也会发生国际私法上的问题。何况外国律师根本不了解日本的法律。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从日本请来有权威的律师，向对方律师详细说明日本的法律，来协助打官司。

今年一月，五井物产向泰国出口了十万箱解热剂“卡洛斯”，其中有三万箱药片因受潮、变色而失效。尽管是在标签上写着的有效期限内，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这种民法上的不法行为，本应按不履行债务来处理，但对方却以刑法上的诈骗罪提起诉讼。对于下属的药品公司出现的商品瑕疵，五井物产当然应负民法第七一五条的“无过失赔偿责任”，但这种国际私法上的纠纷，必须要有像本多这样的本国干练律师的协助。

本多被安置在曼谷首屈一指的东方宾馆里，房间面向湄南河，美丽的景色一览无余。天花板上悬挂的白色大吊扇送来微风，不过

到了傍晚，还是去靠近河边的庭院，享受凉爽的河风更惬意。本多和来给他做夜晚导游的菱川一起品着饭前酒，一边听着菱川东拉西扯。他倦懒得就连拿匙子都嫌沉，然而，和菱川的谈话却比拿起银匙更令他感觉沉重。

日头从对岸的晓寺那边缓缓坠落下去。巨大的余辉勾勒出两三个高塔的剪影，肆无忌惮地笼罩了吞武里^①密林的开阔景观。茂盛的密林像吸足了光线的海绵，绿得葱翠欲滴。舢板往来如穿梭，乌鸦成群地飞翔，玫瑰色的污浊河水好像凝滞了一般。

“一切艺术都是晚霞啊。”菱川说道。然后略微顿了顿，观察了一下听者的反应，这是他在开始发表见解时的习惯。这短暂的沉默对本多来说，比菱川的饶舌更让他讨厌。

菱川松弛的侧脸上映照着落日的余辉。他的脸像泰国人一样晒得黝黑，只是比泰国人要干瘪憔悴一些。他又重复了一遍刚才那句话。

“所谓艺术就是巨大的晚霞，是一个时代所有美好事物的燔祭。自古延续下来的白昼的理性，被晚霞那无意义的滥施色彩所践踏。本以为会永恒持续下去的历史，也突然意识到了末日的来临。美，横亘在人们面前，把人间的一切努力变为徒劳。每当看到晚霞的灿烂辉煌，看到火烧云疯狂翻卷，‘更美好的未来’之类的呓语便黯然失色。呈现在眼前的就是一切，空气里充满了色彩的毒素。什么即将开始呢？什么也没有开始。只有，终结而已。

“晚霞不具有任何本质。黑夜具有本质，那是宇宙的本质，即

^① Thonburi。位于湄南河下游西岸，现属曼谷郊区。

是死和无机物的存在本身。白昼也有本质，人世间的一切都属于白昼。

“所谓晚霞的本质是根本没有的。它只不过是一场游戏，是一切形态、光和色的无目的而又严肃的游戏。请看看那紫色的云。如此奢华绚丽的紫色在大自然中是极其罕见的。火烧云是对一切左右对称的藐视。这种对于秩序的破坏，是与对更根本的东西的破坏密切相连的。如果把白昼的悠悠白云比做高尚的道德的话，难道说道德是可以有颜色的吗？

“艺术比任何人都更早地预见到各个时代的最大的终结，并做好准备，亲身去实现它。在艺术中，美食、美酒、美形和美服，以及那个时代的人所能想到的奢侈，都已是炉火纯青了。所有这一切都期待着形式，期待着在短暂的时间里，将人世间的生活掠夺殆尽、席卷一空的形式，这形式不正是晚霞吗？那么，为了什么呢？其实，什么目的也没有。

“最微妙的、最细枝末节的、神经质的美的判断（我所指的是那朵橘红色云彩边缘的无比香醇的曲线）与辽阔天空的普遍性相关联，其内面性的东西以色彩显露出来，并与表面性相结合的就是晚霞。

“也就是说晚霞在表现。只有表现才是晚霞的机能。

“这就如同人们微不足道的羞耻、喜悦、愤怒、不快等布满了辽阔的天空。人类一般看不到的内脏的色彩，通过这大手术而展现于天空，得以表面化。最细微的温柔和殷勤与世界苦^①相结合，最终，苦

① World-sorrow，一般被解释为典型的浪漫主义情绪，对世界的虚无主义的厌恶和对生活的怀疑。

恼变成了刹那间的快慰。人们在白天死抱着的无数小理论，被卷入天空的巨大的情感爆发和灿烂的情感释放之中。人们看透了一切体系的无效。总之，它被表现出来了……持续十几分钟……然后结束。

“晚霞是迅速的。它具有飞翔的性质。晚霞说不定是这个世界的翅膀呢。就像蜂鸟的羽翅，只有在吸吮花蜜时扇动它的瞬间，才闪现出彩虹般的色彩一样，世界也在那个瞬间闪现出它飞翔的可能性。晚霞时刻的万物都在陶醉和恍惚中飞舞交错……最后坠地死去。”

——本多漫不经心地听着菱川大发感慨，一边眺望着对岸的天空渐渐隐没于地平线，被包裹在了苍茫暮色之中。

菱川说一切艺术都是晚霞吗？而那边有晓寺！

昨天一清早，本多就雇了一条小船，去参拜了对岸的晓寺。

出发时正值日出时分，这是去晓寺最理想的时刻。四周还有些昏暗，唯见塔尖沐浴在晨曦里。从前方的吞武里密林中，传来百鸟响亮的鸣啾。

渐渐走近寺院，才看清那座塔上镶满了花花绿绿的中国瓷盘。这座宝塔由雕栏分层，第一层是茶褐色，第二层是绿色，第三层是蓝紫色。这无数瓷盘象征着花朵，有的以黄色小盘作为花蕊，配以其他颜色的瓷盘堆出花瓣；有的以淡紫色的酒盅倒扣在花心做花蕊，配以彩盘作花瓣，这些花朵一直向上延伸至塔顶。叶子都是瓦片。塔尖上有几头白象向四方垂着长鼻子。

整座宝塔的重叠感和厚重感使人感到压抑。充斥着色彩与光辉的宝塔层叠而上，越来越细，仿佛重重叠叠的梦从头顶上压下来似的。就连很陡的台阶垂直面都雕刻上了花纹，每一层都用人面鸟的